



## 瓦匠

□ 张羊羊

长满络腮胡子的三舅，看似颀硕，实则上做事精明得很。尤其干起杀猪卖肉的行当后，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更噼里啪啦响了。同样一头猪，他可以比左邻右铺多赚好几十元钱，其间的窍门大伙心知肚明，因为熟人比别人多。

那时，只要把一门手艺学精的人，就不是所谓的鼓刀屠者了，还会被种庄稼的尊称为匠人，虽然很多匠人还一直种着庄稼。一般的匠人，倾其一生靠手艺养活一家子。三舅不同，三舅在杀猪卖肉前是一个瓦匠，而且还是这一带口碑不错的瓦匠，他的转行有点跳跃，毕竟杀猪刀与瓦刀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看一个瓦匠的功夫深浅，不光是盖房子上，还得瞧瞧他砌的柴火灶。农家土灶因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，过上七八年就得翻新一次。在我离开那个村子前，就亲眼看见三舅给我家砌过两回灶。我姨嫁给了我叔，住在隔壁，所以我起码见过三舅砌灶不下四次。我妈和我姨都夸她们三哥砌的灶好，灶口、灶膛、灶台、灶体、烟囱，每一处落眼里都舒服。尤其灶膛大小合适，一不费柴禾，二不会被烟呛到。一个三口锅的灶，若烧柴禾通透，喂猪养人，是件大事。有蹩脚的瓦匠砌灶头，灶膛大小，稻草麦秆烧起来展不开身，烟会从灶膛口往里窜，我老听见奶奶烧饭时咳嗽的声音，就是碰上了把握不了灶头性格的瓦匠。要是几个村庄里的灶头都是这个瓦匠砌的，五柳先生也就看不见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了。还有灶头砌得差的，柴禾燃烧的焰心对不准锅底，煮出来的饭居然还会一半生一半熟。所以，即便三舅改行了，好些村邻还是请三舅抽空帮忙砌个灶。毕竟喂猪养人的，是件大事。

灶头砌得好，分寸拿捏得当，两只水井罐（土灶中间烧水的汤罐，三口锅带两只汤罐）在冬天就有刷锅的温水，葫芦瓢舀出井罐水，丝瓜筋刷洗，多么朴素温暖。另外，隔夜放好水，因为柴禾的余烬，第二天清早还有足够一家子刷牙洗脸的热水，不用再另外烧了。不知道何时何地哪一个机灵的瓦匠，在灶面下方给土灶设计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巢室，有点火炉坑的效用，雨天时可以把湿了的布鞋或小

孩的尿布塞进去烘干晒干。而这个地方，一到冬天几乎成了猫懒洋洋地蜗居之处，所以我们称这个部位叫“猫灶孔”，那些常年邋遢又无精打采的人也被喊成“煨灶猫”，一个村上总有那么几个“煨灶猫”。

瓦匠们常年三五人搭档，一起接活盖房子。打地基的人是瓦匠请来的小工，基本上也是固定的，他们没有砌房子的手艺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其中一个我记得很深，绰号“斜老板”，因为他的左眼有点斜。身材魁梧，蛮力很大，一头披肩发总是飞扬在那辆老式摩托车上，在村邻乡舍间颇有些威望。在他所谓的发达之前，经常打小工给人家造房子时抬楼板。四个人扛的楼板两人挑一头，他一人搬一头。力气来源于一顿早饭要吃掉主人家32个菜团子。其实地基打好后，一个瓦匠带上几个递砖和泥的小工，也能独自盖好一座房子，只是时间久些。一座房子毕竟结构较复杂，瓦匠们也相对各有所长，几个人干活，各司其职，主人家对新房子的盼头也能快点如愿。打地基、浇筑地梁、主体砌筑、屋内填土、封顶，整个过程中，最令我叹为观止的一幕是：小工往上面扔砖，砌砖的瓦匠随手一接，力量恰到好处，几乎没失手过，这得多少年的配合和功力啊。在我眼里，差不多也算是一种杂技了。

韩昌黎有篇《圻者王承福传》，写的是一个王姓的泥瓦匠师傅，年轻时充军当兵，立了战功，得了官爵，他却弃掉了老家。以前的土地已经在战乱中丧失了，于是他在县城租了个房子住下来，拿起瓦刀养活自己。他干活认真，手头宽裕些，就把剩钱拿去施舍给流落在途中的残废或忍受病痛饥饿的人。这个王师傅说，“粟，稼而生者也；若布与帛，必蚕绩而后成者也。其他所以养生之具，皆待人力而后完也，吾皆赖之。然人不可遍为，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子者，理我所以生者也，而百官者，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，惟其所能，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，必有天殃。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。夫镘，易能，可力焉。又诚有功，取其直。虽劳无愧，吾心安焉。夫力，易强而有功也；心，难强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于人，

用心者使人，亦其宜也。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。”当然，我认识的泥瓦匠中没有一个是王师傅经历的人，没有王师傅那样高的觉悟，也说不出王师傅那样有水平的话，但他们也像王师傅那般拿着瓦刀，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和家庭。韩昌黎借泥瓦匠王师傅之口侃侃而谈，说的是一个人要豁达，活得通透。

我的亲戚中做木匠的多，因为爷爷是个好木匠，于是叫他舅舅、姨夫、姑父的好几个成了他的徒弟。但瓦匠只有一个，也就是我的三舅。后来多了一个，也长着络腮胡子，五大三粗的，性格大大咧咧，尤其是喝起酒来特别豪爽，我很喜欢他，他是我和爱人结婚后熟悉的，也是爱人的小姨夫。逢年过节的，我都会在餐桌上碰见这个小姨夫，我爱人那边会喝酒的亲戚不少，但大多数不劝酒，自顾自地喝着，只有这个小姨夫会时不时地拉上我干上一杯，非常合我意。

也因为喝酒的缘故，爱人迟迟不肯要孩子。所以婚后的两三年，每遇见这位小姨夫，酒过三巡后，他会凑过身来咬耳朵，“你有没有想过抱养一个孩子？”我听了莫名其妙，几次下来，我大概是明白了，开始回答，“干嘛要抱养呢？”他笑得坦率，说得却婉转，“抱养一个孩子其实也没事的。”

爱人见我一副断不戒酒的样子，加上比她晚结婚的妹妹先有了孩子，只能接受我“孩子是一种缘分”的观点。第四年，漂亮的张简之出生了，而且十分健康。小姨夫每次见孩子也特喜欢，抱怀里不肯放手。孩子五岁时，我们一起出席了小姨夫的葬礼。这个手艺非常不错的瓦匠，在盖房子时，搭档从脚手架上滑落，他一伸手去拽他，被搭档紧攥着从三楼重重地摔了下来。肝脏破裂，抢救无效，成了我从悼念到偶尔会想起的人。

我时常记得小姨夫酒后在耳边说的那句“抱养一个孩子其实也蛮好的”。直到好几年后才知道，他没有生育能力，他的女儿就是抱养回来的。我忽然觉得，他说那句话的眼神里，如果有个亲生的孩子，会像盖一座好房子那样美好。

## 在文字世界中寻救赎与启迪

### ——读《不被大风吹倒》

□ 蒋凤姣

一直以来，我对莫言老师的作品秉持着选择性喜欢，欣赏他的深度与才情。作者常常以细致入微的描写，引领读者步入一个略带血腥且充满恐怖氛围的世界，而后又巧妙地展开魔幻般的隐喻，令人在惊心动魄之余，领悟到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以及深刻的人生哲理。

莫言老师的诸多作品都暗藏隐喻，这无疑是对读者文学功底的一种考验。其作品中某些描写有时过于详尽，难免会引起部分读者的不适。例如长篇小说《檀香刑》出版后，他便直接提醒读者谨慎阅读。但他的新书《不被大风吹倒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，宛如一位睿智的老者端坐在庭院之中，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着他的创作故事，通俗易懂，却又让人获益良多。

文章以莫言对少年时期艰难经历的回忆展开。一本书和一个人，给予了少年莫言知识与力量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一本《新华字典》让莫言开启了知识之旅，为他日后成为小说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而“一个人”便是他的爷爷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狂风，在爷爷的指挥下，莫言与狂风顽强对峙，仿佛被钉子钉在原地一般。最终，他们保住了车子，人也没有被狂风吹倒。通过这个故事，莫言向当代年轻人传达了这样一个道理：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，但绝不能被它打倒。

“不被大风吹倒”，亦是一种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。在艰苦的环境中，莫言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，而是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。通过阅读书籍，他开阔了视野，丰富了内心世界。在书的海洋中，他找到了目标，坚定了实现梦想的方向，一步一步脚印，扎根于土地，稳步前行。

在书中，作者讲述了自己如何踏上创作之路，分析了自己的作品风格，还坦诚地分享了自己

曾经为寻找写作灵感而做过的“傻事”。他强调，若祈求灵感来袭，就必须深入生活，切不可稍有成绩便脱离基层；他指出，在写作初期，不必回避模仿，并详细分析了自己模仿高手的经历。他认为，一个作家阅读另一个作家的书，实际上是一次对话，甚至可能是一场恋爱，若谈得成功，很可能成为终身伴侣，若话不投机，大家就各奔前程。此外，他还分享了影响过他的十位诺奖作家及其作品，以及这些作品与自己作品的相通之处，循循善诱地教导年轻人如何从名著中汲取营养。

这本书恰似一扇明亮而神奇的窗户，轻轻推开，便仿佛踏入了一个浩瀚无垠的知识殿堂。通过这扇窗户，如同搭上一座无形的桥梁，与众多的作者及其作品产生奇妙的联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个知识点相互交织、融合，逐渐构建起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知识系统。这个知识系统犹如一座坚固的大厦，为读者提供着坚实的支撑，让人在求知的道路上更加自信从容。

一位真正的作家，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，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，展现世间的冷暖与悲欢。他们在文字的世界里不断探索，用独特的自我救赎之道，将内心的挣扎与感悟化为动人的篇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不仅实现了自我救赎，更以其作品触动读者的心灵，引发人们对生活、人性以及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。

正如作者所说：越是最困难的时刻，越是文学作品能够发挥它直达人的心灵的作用的时候。起风了，别被大风吹倒，熬过去，人生就会变得美好而辽阔。

## 书巢记

